





黃氏日抄序



學以孔孟為師師者道之
所存其文則六經之書也
講習以窮理躬行以達用
斷乎不可易者宋儒標榜

角立互有異同而象山陸氏始倡為高達驚世之論謂此心本明不假言議惟當自求以得之凡講學即是異端六經皆吾注腳一

時聞人風靡從之獨慈溪黃東發氏尊信周程朱子之說以上探孔孟六經之旨一切反之躬行以為實用於士必以操行自立於

官必以職業自見。坐讀論語而於孝弟忠信文公所以教人者蓋佩服終身焉。故自強仕用明經家法取科第。積州縣吏能歷監司。郡守所坐有異政。仁民厚俗一本之禮義。立朝謬謬敷對無隱情。雖遭讒去國未究其設施。而言論氣節千載有光。斯可謂不負所

學者吝矣公暇所閱經史諸
書隨手考訂并奏劄申請
勸誡等件凡百卷名之曰
日抄鏡梓行丐世中值兵
燬諸孫禮之懼祖訓之失

墜購米搜緝補刻僅完屬
予序之予惟科目利誘之
弊至趙宋而極其以道學
云者又皆從事空言而於
躬行大業或未之能然彼

其立異矯時固爲賢智之
過望而可知其非百餘年
間未有以新衷猶賴先生
詳辨力詆著之方冊俾孔
孟周程朱子正大之學燦
然復明如果日行空沈陰
穢靄廓焉爲之一清有目
者皆可覩也方陸學盛行
慈湖楊簡氏宗陸者出於
公爲鄉人公未嘗苟從末

俗波蕩中卓見定力一人而已世之師若弟子玩味是書必若公之於文公真體而力行之而後可以言學顧予淺陋何足以知先生會秩滿將歸禮之請之益勤敬書于卷端以爲願學者勉若其文詞論述浩瀚峻潔特公之餘事茲故可略云嘗

至元三年歲在丁丑四月

之吉廬江沈達序



黃氏日抄分類目錄

卷之一

讀孝經

卷之二

讀論語

卷之三

讀孟子

卷之四

讀毛詩

卷之五

讀尚書

卷之六



讀周易

卷之七

讀春秋一隱公 桓公

卷之八

讀春秋二莊公 閔公

卷之九

讀春秋三僖公

卷之十

讀春秋四文公 宣公

卷之十一

讀春秋五成公 襄公

卷之十二

讀春秋六昭公

卷之十三

讀春秋七定公 哀公

卷之十四

讀禮記一曲禮

卷之十五

讀禮記二檀弓

卷之十六

讀禮記三王制 月令

卷之十七

讀禮記四魯子問

卷之十八

讀禮記五 文王世子 禮運 禮器

卷之十九

讀禮記六 郊特牲 內則

卷之二十

讀禮記七 玉藻 明堂位 喪小記 大傳

卷之廿一

讀禮記八 學記 樂記

卷之廿二

讀禮記九 雜記 喪大記

卷之廿三

讀禮記十 祭法 祭義 祭統

卷之廿四

讀禮記十一 經解

卷之廿五

讀禮記十二 中庸

卷之廿六

讀禮記十三 表記

卷之廿七

讀禮記十四 緇衣 奔喪 問交 問服 問傳

卷之廿八

讀禮記十五 大喪

卷之廿九

讀禮記十六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射義

卷之三十

讀周禮

卷之三十一

讀二傳 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卷之三十二

讀孔氏書 家語 孔叢子 闕里譜系

卷之三十三

讀諸儒書一 濂溪 明道 伊川 黃渠

卷之三十四

讀諸儒書二 晦翁文集

卷之三十五

讀諸儒書三 晦翁文集

卷之三十六

讀諸儒書四 晦翁文集

卷之三十七

讀諸儒書五 晦翁語類

卷之三十八

讀諸儒書六 晦翁語類

卷之三十九

讀諸儒書七 南軒

卷之四十

讀諸儒書八 東萊 勉齋

卷之四十一

讀諸儒書九 龜山 上蔡 和靖

卷之四十二

讀諸儒書十 橫浦 象山 復齋

卷之四十三

讀諸儒書十一 溫公 元城

卷之四十四

讀諸儒書十二 延平

卷之四十五

讀諸儒書十三 但來 安定

卷之四十六

讀史一 史記

卷之四十七

讀史二

卷之四十八

讀史三 三國志 南北史

卷之四十九

讀史四 唐書 五代史

卷之五十

讀史五 本朝名臣言行錄

卷之五十一

讀雜史一 蘇子古文

卷之五十二

讀雜史二 越家書 國語 戰國策 吳越春秋

卷之五十三

讀雜史三 春秋出紀 春秋臣傳

卷之五十四

讀雜史四 東萊大事記

卷之五十五

讀諸子一

老子

莊子

荀子

揚子

文子

亢倉子

閔子

陽子

鬻子

商子

韓非子

鄒子

真子

公孫龍子

卷之五十六

讀諸子二

呂氏春秋

素書

新語

賈誼新言

卷之五十七

讀諸子三

論衡 申鑒

乾坤鑿度

易緯稽覽圖

卷之五十八

讀諸子四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李衛公問對

卷之五十九

讀文集一 韓文

卷之六十

讀文集二 柳文

卷之六十一

讀文集三 歐陽文

卷之六十二

讀文集四 東坡文

卷之六十三

讀文集五 南豐文

卷之六十四

讀文集六 荆公文

卷之六十五

讀文集七 浩翁文

卷之六十六

讀文集八 浮溪文

卷之六十七

讀文集九 石湖文

卷之六十八

讀文集十 水心文

卷之六十九

奏劄

卷之七十

申明一

初任吳縣尉司

卷之七十一

申明二

初任諸司差委

申明三

分司鎮江府轉般倉

申明四

分司鎮江府轉般倉

申明五

史館通判廣德軍

申明六

知撫州

申明七

撫州兼江西提舉

浙西提舉司提舉

通判紹興府

江西提舉

申明八 浙東提舉

卷之七十八

公移一 紹興府 沂州

卷之七十九

公移二 江西提舉司 江西提舉司

卷之八十

公移三 浙東提舉司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講義

卷之八十三

策問

卷之八十四

書一

卷之八十五

書二

卷之八十六

記一

卷之八十七

記二

卷之八十八

記三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序

卷之九十一

題跋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啓

卷之九十四

祝文

卷之九十五

祭文

卷之九十六

行狀

卷之九十七

墓誌銘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一

慈溪黃震東發編輯

讀孝經

漢典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皇自註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我朝司馬溫公在秘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為指解而上之至以世俗信為疑真為言愚按孝經一耳古文今文特所傳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魯子侍古文則云仲尼問居魯子侍坐

今文云子曰先王有志德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
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
也古文則云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
減不過如此於大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
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
通爲一章古文則分爲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
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爲一章古文亦分爲
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爲一章章句
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
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
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爲一章與前
之分章者二其增爲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

今文與古文各爲一書也若以今文爲僞而必以古
文爲真恐未必然至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
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
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爲
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爲經其
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爲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
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之義爲春秋左氏傳載
子太叔爲趙簡子道子產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爲
左氏傳所載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言如進思退
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遂以孝經爲出於
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爲之
凡係先儒考孝經之異同如此愚按孝經視論語雖

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爲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
傳文法祖類而孝爲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爲義
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
容不考至晦菴疏別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菴謂
孝之所以爲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爲人臣子者皆
有分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道訓而戒學
者詳之其義爲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爲
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
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
非其分之當言如晦菴所云者則不可不知也

公羊傳
昭元年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一終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
讀之無不犁然有當於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
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着意便不足此
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
贊之辭自本朝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過漢唐
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衍新說不特意味反淺
而失之遠者或有矣至晦菴爲集注復祖詁訓先明字
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
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爲或問
以辨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躬之躬行庶不
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關晦菴字義者固不屑事此

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注解各家浩浩長篇多自為之辭於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為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耶震自幼蒙先父之教常讀晦庵論語長師宗論王貫道先生見其朝夕議論常不出晦庵論語謂晦庵讀盡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礙瑩然在心如琉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未詳震自此益信受誦讀但知喜悅而不能宣諸口今年踰六十遺忘是懼官所竊暇復讀而間記集注或問偶合參考及他說不同者一二以求長者之教餘則盡在集註矣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近世有石廩學於晦庵門人李闕祖作四書疑義謂晦庵注此章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為有病必言氣稟有清濁故皆有昏明而覺有先後愚謂此於文字上生枝節實則覺有先後則清濁昏明者已在其中矣晦庵折衷諸家而歸之簡淨讀集注者何必更以求多為哉若陸象山嘗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及其門人楊慈湖又改時習為不習其說不知何如要之學者且當尊信吾聖人之訓

有子孝弟章

按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為支離固不可知程子言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說性充精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覺乍見亦或以為疑蓋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之

外也。晦庵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此語為疑，而切似當收置。集註使學者知孝即仁之事，而仁即性之有可也。因嘗思理一而已。聖賢發明則愈久愈備，大舜時止說克諧以孝，未曾說仁。湯時方說仁，乃與寬對說孔子說仁又多與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程子謂曷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爾要之有子時未有四者之說，亦未專主於說性。孝弟為仁之本，理脈固自渾融。且孟子雖分仁義禮智為四端，他日又嘗謂仁之實事親是也。聖賢立論，惟理是務，亦未嘗拘一端。其言仁義亦未嘗不根於孝弟。故孔子嘗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曾子三省章

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次

載謝氏曰：謂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具萬理而應萬事，止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此說今視晦庵殊不侔。使晦庵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二說雖集註所並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入孝出弟章

晦庵於或問載蘇氏之說云：今之教人者，引之極高，示之極深。教者未必能學，學者未必信。務以誕相勝，風俗之壞必自此。

始夫晦庵豈不悟蘇氏此語之爲機伊川哉而載之或者其懲伊川門人之弊歟

三年無改章

晦庵於集注取尹氏之說曰如其道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次取游氏之說曰三年無改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耳其於或問則斷以尹氏得用心之本游氏得制事之宜又設或問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蓋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又非常之事不可以預言矣此又晦庵足尹游之說而完其義者也愚按尹游二說皆因禮有三年之喪而釋三年爲親喪之三年因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釋不改爲親沒三年之間不改其行事竊意此章本意本不爲親沒而發持三年字與不改字

與它處說人子居喪事偶同耳夫人子於其父之道誰不知繼之而持久爲難父在之時隱於志者三年無改其道父歿之後見於行者三年無改其道則其拳拳於親而不敢違始爲可知耳三年者槩言其久似與頴子三月不違仁語脉相近且夫子旣明舉父在與父歿兩事而言則非獨指居喪而言也明言於父之道又非獨指其居喪行事而言也必如古者之說徒主其三年之文而不暇顧其父在之文矣三年有成三年大比三年成都三年視敬業樂群皆要父而言豈徒三年之喪稱三年哉而必以三年爲居喪耶

知和而和章

本意不過禮以和爲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以知和而和屬之樂而晦庵取焉禮樂雖相關但恐於本文有添因不失其親章

集注以為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主之矣是一章三節各自為義也或問以為因上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為可宗則下一節承上二節而言也恐不若集注為徑然此一節終覺未易曉先師王宗諭貫道嘗講此章云宗者人所取為宗師宜超然卓立之人也因者因仍於古而非自立者也惟因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源流既正亦可宗之也此語似於集注有發

為政篇

民免無耻章

集注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耻或問謂范呂謝尹氏皆以苟免為言殊失文意蓋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為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愚按二說似微不同實則經文惟言免

字晦庵言苟免字以發之恐後學者苟字粗淺故於或問故再發以足之此等似當入集注

十五志學章

程子謂孔子自言進德之序如此此語盡之矣諸儒議論盡出皆因待聖人過高謂聖人不待學故也然聖人亦與人同耳晦庵斷以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此語尤有味而學者宜知所勉矣

攻乎異端章

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它用其心耳後有孟子闢楊墨為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九程門之為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曲為回護至以攻為攻擊而以孔子為不攻異端然孔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釋古人之言諸君子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

而回護至此耶

舉直錯枉章

舉直錯枉而民服詞義曉然自不待注所不可曉者諸字耳
兩語交互歸宿正在諸字若單云舉直錯枉舍諸字不言則
不可耳今集注以諸字作衆字說如諸侯之諸是云衆在衆
直也然晚學亦未易曉或疑諸者助辭即之於二字之連聲
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加
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
民所以服或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
失位此民所以不服庶幾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未知然
否若如舊說則舉者用也錯者不用也二字相背若如今說
則率者率斯加彼之舉也錯者置之於此之名也二字相因
其義訓皆不同矣

八佾篇

君子無爭章

辭義曉然本無可注近世立高論者回護爭字其說雜然
庵本注疏舊說射禮為證其說始平於是知好議論而忽注
疏者可戒也

使民戰栗章

蘇氏謂公與宰我謀誅三桓而為隱辭以相語有以問尹氏
者尹氏艷然曰說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矣此論取於說經
有益聞者當戒

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為祭地之禮晦庵曰未可知也然其
言有據存而攷之可也愚謂社固祭地也然所祭指吐生百
穀之士與稷為比則率地之一而言之自王社以下皆然故
春祈秋報皆于社焉若王者父天母地之大祭全率地而言

恐又不止此社而已

三歸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而或問載舊說婦人謂嫁曰歸
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也愚按說苑謂
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始於蕭何田宅自汙之類想大為之
臺故言非儉而臺以處三歸之婦人故以為名歟

反坫

鄭註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乃以四
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然坫字從土而云在
兩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按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
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為屏以反坫為反爵之地然內則載
閣食之制云士於坫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
康圭士虞禮載首茅之制云饌于西坫上是則累土而為之

者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
如臺門而旅樹反坫當是立反坫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
之騏驥院牛羊司與九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
氏之釋反坫皆本論語其指坫為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
君之好為飲酒故云耳然以坫之反為爵之反似異於經文
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註云反坫外向
室也則反坫又非反爵之地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反始向
外之名坫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
之衆而為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反坫
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反坫與
樹塞門相聯恐均為宮室僭侈之事

里仁篇

里仁為美章

注以焉得知為失其是非之本心理固如此但本文自明白此語恐覺微重耳

安仁利仁章

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旨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為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為美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活物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行哉於吾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知矣

無適無莫章

君子於天下無必欲為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惟義是從而已此本旨也無此兩者惟有義耳謝氏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於兩者之間參酌其義又是一意與經旨微不同

吾道一以貫章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已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為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恐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公冶長篇

乘桴浮海章

程子謂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晦庵於集註錄之於或問言其未盡善因知經旨之本明白者不必贅辭也當從或

問

非爾所及章

諸說以仁字總舉一章之意因而說仁怨不同於本文似不
曾解竊意理雖一定而人情不齊在已者可勉在人者不可
強我欲無加諸人可能也欲人之無加諸我不可必也故以
為非爾所及耳故夫子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其在已而
已大學言所惡於上勿施於下以至左右前後皆然亦盡其
在已而已必欲強人之我若而彼此皆平則豈可得哉姑誌
所疑以俟請問

性與天道章

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歎美豈本朝專
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耶要之子貢之言正今日學
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公尹子文註云闕穀於莩

石賡云穀本作穀乳也借作穀

雍也篇

居敬行簡章

集註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蓋未喻夫子
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或問云
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
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
夫子所以深許之也愚按二說皆出晦庵而不同恐當從或
問之說

孟之反不伐章

集註載謝氏稱孟之反無欲上入之心及孟之反可法之語
或問以謝氏為過且云恐非夫子之意夫釋經亦順其本旨

而已。合參或問之說。

祝鮀宋朝章

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協於不有至而有之。文晦
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雲博獨而畏
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云無者。總為禁止之辭。雲博獨而
畏高明。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句不有祝鮀之
佞而有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
句法似亦不類。如以辨佞為充足。以苟免亂世而宋朝自然
之美色。與人為之令色亦不同。則范氏分輕重之說。恐亦自
通學者更詳之。

何莫由斯道章

洪氏將何字少歇而以人莫能由斯道。晦庵獨取之。蓋云世
之不由於道者不少也。程氏等說謂人何能不由此道。若曰
日用常行者皆道也。蓋眾說說得道字輕。指天下之道也。故
以為莫不由之。洪說說得道字重。指道之踐履於身者也。故
以為莫能由之。恐合參考。

人之生也直章

集註獨取明道云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尔
或問則尽辨伊川以下諸說為未然。愚意罔對人而言。蓋罔
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
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
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述而篇

子所雅言章

程曰。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愚
按本文未嘗及此。

怪力亂神章

以怪力亂非理之正而別指鬼神為造化之迹非不正是一律而分輕重然載謝氏之說謂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一體乎說尤於經文協也

泰伯篇

泰伯至德章

觀三以天下讓之說則商德日衰周德日興太王父子兄弟已曉然知天命人心之有歸預視天下為周之將有矣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稱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與夫子之言皆合至歐陽公作泰誓論始為周人追諱其事竊意聖人明白洞達初無可諱者故晦庵集注惟直述其事或問於三讓亦姑率禮辭固辭終辭而不敢質其說蓋三辭乃飲食賜予之事故晦庵不敢確言以為三讓天下之說三讓見下或問有疑

泰伯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晦庵辨以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憎愛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猶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孝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王季而安其位哉愚按王充論衡謂泰伯知太王欲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泰伯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以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或者信史書言泰伯父死不赴之疑或問又載蘇黃門謂子夏言泰伯端委以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愚按黃門作古史專據左傳以闕史記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今其主左傳謂至仲雍而後斷髮文身則惑矣泰伯仲雍始入吳

而斷髮文身者隨其俗也秦伯果端委於其先矣仲雍繼之為君而亦斷髮文身豈人情耶且斷髮文身者始入吳之事也端委而治者吳人尊信之後秦伯君吳之事也髮雖嘗斷何妨復長身雖嘗文何妨被衣兩義固不相害也其始隨俗及得位則臨之以禮理固然也若謂秦伯端委至仲雍繼位而後斷髮文身是謂仲雍不肖也為不肖而不肖者有矣未有不肖而庶民者也且時仲雍已老矣髮星星何可斷身黑者何可文耶

子罕篇

子罕言利章

集注惟載程氏之言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故皆罕言愚按自孟子不言利世以利為不美字而此章以利與命仁並言故出疑之惟或問中晦庵言利者義之和全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而反害於利矣命者天之令修己以俟然後可以立命若多言命則人事不修而反害於命矣仁者性之德必忠信篤敬克己復禮然後能至若多言仁則學者憑虛躡等而反害於仁矣二者皆理之正不可以不言而憂深慮遠又不可以多言也此言似合入集註可免世俗分輕重美惡之疑

鄙夫空空章

或問謂空空指鄙夫而言此語合入集註蓋集註未嘗明言空空指誰

先進篇

先進於禮樂章

晦庵以先進為前輩野人為郊外之民後進為後輩君子為士大夫此甚平實引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

之質朴而以為野人愚謂若以先進為朝廷邦國行禮樂之人則宜如程子宛轉其說若泛言前一輩人而於禮樂亦止泛言於禮樂之事則程子之說視本文為有添矣或止云先輩質朴故於禮樂之事猶野人也則與晦庵叶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四子侍坐而夫子啓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蓋試言其用於世當何如也三子皆言為國之事皆答問之正也曾指孔門之狂者也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瀟灑之趣此非答問之正也夫子以行道救世為心而時不我予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寞之濱乃忽聞曾皙浴沂詠而歸之言若有獨其浮海居夷之云者故不齋喟然而歎蓋其意之所感者深矣所與雖點而所以嘆者豈惟與點哉繼答曾皙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自樂為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

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不原夫子喟嘆之本旨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據與點數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為道妙甚至謝上蔡以曾皙想像之言為實有暮春浴沂之事云三子為曾皙獨對春風冷眼看破但欲推之使高而不知陷於談禪是蓋學於程子而失之者也程子曰子路冉有公西華言志自是實事此正論也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此語微過於形容上蔡因之而遂失也曾皙豈能與堯舜易地皆然哉至若謂曾皙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遂以浴沂詠歸之樂指為老安少懷之志曾皙與夫子又豈若是其班哉竊意他日使二三子盡各言爾志此泛言所志非指出仕之事也今此四子侍坐而告以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此專指出任之事而非泛使之言志也老安少懷之志天覆地載之心也適人之適者也浴

沂詠歸之樂吟風弄月之趣也自適其適者也曾皙固未得與堯舜比豈得與夫子比而形容之過如此亦合於其分量而審之矣

顏淵篇

顏淵問仁章

註云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愚按此章前曰克已復禮為仁後曰為仁由已此註恐指為仁由已之為仁耳蓋以語脉而詳之克已復禮為仁云克已復禮即所為仁為非用力之字若為仁由已則為乃用力之字語雖相似而脉則不同也要之為仁之工夫即是上文克已復禮蓋更詳之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章

註云謂棘子成之言乃曰君子之意愚按上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故子貢指其說君子恐非其所言別有君子之意

也合審

子路篇

仲弓問政章

程子謂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愚按仲弓正問舉才之方而孔子教之耳程子豈意其不欲舉才而推其弊至此歟范氏曰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季氏宰况天下乎恐亦衍文

憲問篇

霸諸侯

註云霸與伯同長也愚意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評聲轉而為王法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

轉而為霸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
商周之初諸侯猶未強大故有德易以興周衰諸侯強大地
醜德衰莫能相一管仲輔齊僅能以智力總率之使之尊周
攘夷其濟世之功亦不少故夫子稱之若孟子之言則又存
萬世之常道

孔子沐浴而朝章

胡氏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愚謂孔子於義盡矣此事
果可先發後聞則夫子亦為之矣不待胡氏發其所不及也
此言似不必附集註

衛靈公篇

有教無類章

註專主變化氣類愚恐夫子與進互童子孟子來者不拒之意
皆在其中也

季氏篇

季氏將伐顓臾章

集註云遠人謂顓臾分崩離析謂四分公室家臣屢叛或問
載蘇氏考究定公十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
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
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
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恐當以或問所載為正蓋顓
臾在邦域之中難指其為遠人而夫子此語正因季氏將伐
顓臾而既及當時之國事謂他有當理者尚多也所謂遠人
非正指將伐之顓臾也

陽貨篇

性相近章

性者此理素具於此心人得之於天以生者也自一陰一陽

之謂道而繼之者善于以賦于於萬物人為萬物之靈其性之所自来固無有不善而既屬於人則不能以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曰性相近也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者以曉當世故專以性善為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為相近則驗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攷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衆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為相近也謂性為皆善則自己而人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推禹湯文武之聖亦未見其盡與堯舜為一孟子蓋獨推其所本然者以曉人也言性之說至本朝而精以善者為天地之性以不能盡善者為氣質之性此說既出始足以完孟子性善之說世之學者乃因此陰陋吾夫子之說而不敢明言其為非則曰性相近是指氣質而言若曲為之回護者然則孟子之言性何其精而夫子之言性何其粗耶竊意天

命之謂性所謂天地之性是推天命流行之初而言也推性之所從來也所謂氣質之性是指既屬諸人而言也斯其謂之性者也夫子之言性亦指此而已耳本朝之言性持因孟子性善之說揆之人而不能盡合故推測其已上者以完其義耳言性豈有加於夫子之一語哉且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為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為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變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

然而皆善此相近之說也奈何獨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故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上中人以下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矣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竟後竟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止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無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孟子言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匏瓜

黃勉齋宰臨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將水同義又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末

知然否

微子篇

虞仲

註云虞仲即仲雍與泰伯同窳荆蛮者愚按仲雍嘗治吳為君恐不可言逸民亦無隱居放言之事兼仲雍生伯夷叔齊之前使虞仲果仲雍也亦何為反序次於夷齊之後恐先儒自有所據耳

堯曰篇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集註載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或問則曰范氏之說因上文而以周親為周室之親亦善但於書文不協愚意於書文雖不協於本文則協且免得添紂字與多字又免得改周字為至字似當兩存耳又按古註孔

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此說雖大賚之初未有管蔡之事而狀不如意甚明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二

讀孟子

梁惠王上

梁惠王問利國孟子言利之害而進以仁義之效梁惠王問沼上之樂孟子言獨樂之患而進以與民同樂之效齊宣王問威文則黜威文之無足道而進以行王道齊宣王有不忍一牛之心則反覆言之而使推此心保四海及教齊梁以王道又皆歸之耕桑孝弟之實無非因其機而詩進之晦庵集註已各發其旨趣之歸辭意瞭然熟誦足矣

梁惠王下

齊宣王好世俗之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廣四十里之囿非也而孟子不之非不毀明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好貨好色皆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惟一切因其機而順導之使無不與民

同之以歸於行王之道焉蓋齊大國也可以有為於天下故
誘進之如此此孔門之所謂權者也滕小國惴惴自保而其
君又賢則惟以正對而不為誘進之辭凡其旨義則皆集註
備之矣

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子學始至梁後二十二年當齊潛
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
梁惠梁襄及齊潛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
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監以伐
燕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
孰是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
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
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
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潛王後又

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
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
者作孟子時潛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
燕噲遜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潛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
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
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潛王立在位四十年
孟子初見梁惠王已稱為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
三年齊潛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潛王之卒孟子
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及見潛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
後九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
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監少誤近世師儒援為王留行事有
謂區區齊宣不足為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為齊宣王
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

右係卿人蔣
監簿曉之說

公孫丑上

前二篇皆載游說齊梁之說此篇因公孫丑預設當路於齊動心否乎之問遂明不動心以及知言養氣之說繼以王霸之說繼以仁不仁之說又繼以不忍之心而發明四端之說九皆多前聖所未發有益萬世者其指要已備於晦庵之集註讀之瞭然後學不待贅一辭矣

公孫丑下

孟子游說齊梁備於前篇否亦多因言齊事而發之此篇惟首章言多助寡助之分豈亦為齊而發者歟餘則載游說齊王始終進退之節蓋孟子拳拳救世之心雖齊宣不足以共此而其因以垂訓萬世皆因齊王發之也

滕文公上

齊梁既不偶始邂逅滕文公以世子過宋因與之交際其始夫皆備此篇然告齊梁皆以權宜告滕文公皆以正對文公云實其美而國小力弱故教以太王治岐之政而不及湯武救民之事矣然其告齊梁亦未嘗不歸宿於王政之本如治岐之云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

註以此為言滕然上文以三代教養之法而言恐此所謂是為師云者指三代而言蓋以三代教養可為王者師使滕君行王政而師之未必遽期滕之為王者師也後有王者亦未必捨三代不法而必待滕之所行為師也

有若似聖人一章

門人以有若言行氣象類孔子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有若之所事何如也曾子以孔子非有若可繼而止之孔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宜非有若之所可繼而非故賤有若也有若

雖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門之所推尚一時皆無有若比可知
咸淳三年升從祀以補十哲衆議必有若也祭酒為書力議
有若不當升而升子張不知論語一書孔子未嘗深許子張
據此章則子張正欲事有若者也子張之未能為有若昭昭
也陸象山天資高明指心頓悟不欲人從事季問故嘗斥有
子孝弟之說為支離柰何習其說者不察因剗攻之於千載
之下耶子張有靈回顧有子恐不自安其位次耳江漢秋陽
之喻曾子蓋甚言夫子道德盛大彰著灼然非他人可擬之
狀而講象山之孝者又往往襲取以證精神之說恐本旨亦
不如此在孝者詳之

離婁上

一章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而先王之道仁政也二章言為君
盡君道為臣盡臣道而在仁與不仁也三章言三代之得天
下失天下而其得失在仁不仁之分也四章言天下之本在
身五章言德教之行先巨室六章言諸侯耻受命於大國惟
好仁則無敵於天下七章言不仁者樂其所以亡八章言桀
紂毆民歸於仁君九章歎自棄自暴者之可哀也孟子此篇
反覆救世之說無一不歸於仁十章言親其親長其長而天
下平發明仁之足以救世至此而徑易昭白極矣繼此言誠
身之道言誠思誠之道皆受業子思之言也又繼此言二老
來歸則欲諸侯之師文王言冊求褻歛則痛當世率土地而
食人肉餘言事親善親之事一一明白熟誦而已

巨室

古者卿大夫皆世其官所與其社稷者故曰巨室人君當以
至公率先之否則卿大夫世家皆以為不可矣故曰為政不
得罪於巨室後世設以兼并之豪為巨室以屈法縱惡為不

得罪蓋後世惟見兼并之豪為巨室無復見卿大夫之世家也惟見豪民誇許驅逐長吏之為罪而無復見士大夫執古誼爭時政之事也眩流俗而釋古書陷於非義者多類此者謹之

無責耳矣

註謂人之輕易其言以未嘗遭失言之責故耳或疑無責只是不足責之意所以甚鄙而警之也耳矣云者輕收之語辭離婁下

此篇多乎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尤詳蓋云功深力到自然而得故言欲其自得晦菴於或問發明已備而世乃有以自得為已之獨得至或傲然特立異論而不顧者可深省矣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為孔子之

徒而私淑諸人蓋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為切至

施施從外來

施施二字注以為喜悅自得之貌造語精矣或疑施是施之於人不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未知然否惠而不知為政

或問云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廩井有伍非不知為政者也晦庵舉其師之言謂子產於橋梁之修蓋有餘力而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而為耳然暴其小惠以悅於人其流弊必至廢公道而市私恩故深譏之愚意子產君子

人也未必暴私惠以悅於人其濟處亦未必真有深淵須橋
梁之地其時亦未必冬寒之時而相國之乘輿又豈有常出
於外捐以濟人之理或者子產乘輿偶出乘輿已濟而小民
有涉水者因就以其乘輿濟之小民感悅世傳為美談孟子
因而廣之言此不過一時之惠自有歲時常行之政耳若夫
徒枉成輿梁成恐亦農隙歲一修之若謂他時無之而此時
始成又豈政也哉九此類皆不當以文害辭
辨明於庶物章

註謂物者事也人倫指君臣父子以下五者言之也以物為
事蓋謂於事上明理其說甚當或疑上文云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而繼以舜言之明於庶物
似即承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察於人倫似即承上文庶
民去之君子存之之言人物皆天之賦明於庶物則知自異
於物矣應上文人異禽獸幾希之言也人皆為物之靈察於
人倫則又知自異於衆人矣應上文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之
言也既明於庶物又察於人倫此其所以能由仁義行也未
知然否

三自反

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一不校晦庵言自反之說正
學者所當用力若反之未至而遽欲以不校為高恐陷於苟
且類墮惠恐亦流於釋民忍辱晦庵此說極救近世談高就
簡之弊須深味之

萬章上

此篇言舜之孝親以及舜禹之有天下以及伊尹之相湯以及
孔子之進退而終於辯百里奚之自鬻皆發明聖賢之心迹
以釋世俗之疑議至若以瞽瞍亦允若就指為舜之父不得

而子以堯舜其君民就指為伊尹之要湯皆即世俗之說而精其義以堯之授舜為天以禹之相益為薦於天皆推義理之極而高其說此則孟子因機誘說之辭也使舜浚井之事晦庵以為不必問其有無益避啓之事蘇黃門極言其反晦庵謂三年喪畢還政嗣君而告歸之時也於是去而避之亦禮之常而事之宜耳蓋求仁得仁又何耻之有哉

萬章下

此篇因三子之偏而論始終條理所以示學者作聖之功精矣自孟獻子有友五人以至交際以至仕非為貧以至士不託於諸侯皆士之所以自守者

周室班爵祿

集註謂與三制周禮不同而不敢質其說此謹之至也然孟子生周之末其詳已不聞漢文帝時作王制果何為而反得其詳漢衰而周禮出於王莽家之劉歆恐尤難與子思子較其同也當以孟子之說為正而闕孟子之所未詳

告子上

言性莫善於孟子孟子言性莫詳於此篇然為辯告子發也非無故而言也己而繼之以人心得養失養之分齊王一暴十寒之喻究詰於舍生取義本心之真反覆乎宮室妻妾外誘之惑辯析乎養其小體養其大體之孰重孰輕無非歸之實踐履以全其在我者也性學之說至本朝愈詳而晦庵集其成今觀孟子之言性如此晦庵之發其指趣又如此學者宜熟誦而深思矣尚滕口說者何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情指惻隱之類才者能為之名可以為善故又以為才

告子下

此篇五霸三王之罪人一章以至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警切世變極為痛快自戰國風俗一變之後行於世者滔滔皆若人徒飾以三王以上之議論耳

盡心上

行不著習不察

此章似承上章而言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行不著習不察由之而不知者衆也

舉一廢百

集註云為我兼愛執中皆舉一而廢百愚按文勢似止言子莫執中讀者更審之

棄井

集註云猶為自棄其井蓋主掘井者言之以勉人也若味本文恐只是廢棄無用之義蓋鑿雖深而不及泉猶為無用之井故井必以及泉為期孟子勉人之意已在其中

盡心下

篇末叙自昔聖賢相承有功萬世孟子平生衛道之切節任之勇皆自此來韓昌黎得此而作原道程伊川明此而作明道序

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具體而微其學猶無傳傳者必其剛毅有立如魯子子思皆然三傳而至孟子遂能尊孔氏而闢楊墨明王道而黜霸功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盛矣而世猶或譏之然李泰伯以富國強兵為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亦譏之豈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樸意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

讀毛詩

毛詩注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
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氏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
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
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辯而去取之南
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
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為集
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
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
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
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
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昔相傳之說別求

其說於茫真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為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令讀之皆諷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實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於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之精到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於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

二南

晦庵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周召者采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諸侯之治化皆南被故曰二南王雪山謂周召官也自二公為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山歌名南大夏也取純陽愚按雪山以樂言而晦庵言其所以被於樂者

大序

此本關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語或不倫晦庵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為大序而別取其言關雎者居後為關雎之序於義正矣而非復古人之本文嚴華谷依本文而逐章各疏其所以然讀者且合從嚴氏國史掌書而不掌詩六序乃謂詩作於國史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惟此詩得性情之正而大序乃謂不淫其名已無傷善之心此大序之失也晦庵闕之當從晦庵

關雎

關雎行樂皆因興而寓比之意寤寐轉展即所謂哀而不傷也琴瑟鐘鼓即所謂樂而不淫也樂得淑女古以為后妃思

得嬪御之賢晦庵以淑女為正指后妃太姒后妃為文王之配而自求之者蓋設言愚意若如晦庵之說則詩人詠之之辭也

卷耳

王雪山去序言詩至以為后妃等廢妾之歸寧晦庵詩傳以為后妃懷文王皆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豈預外事哉書坊詩傳折衷有晦庵新說亦從衆說合從衆說以為后妃之志

螽斯

戴岷隱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

采芣

采芣諸家皆以為治妊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王雪山云采芣車前子婦人服之下血非可治妊蓋采取以療疾耳晦庵曰未知采何用得之矣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翹翹錯薪

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

于嗟麟兮

晦庵謂嘆美公子是乃麟也嚴曰麟之趾指麟言也于嗟麟兮柏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為鳳兮也

召南

鵲巢鳩居

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為常此談

詩之病也

采蘋

諸家謂蘋為萍，萍藻也。嚴華谷考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為蘋，毛氏以為大萍是也。郭璞以為即藻，誤也。雪山謂祭之蘋皆取水產取其潔也。故蘋字從草從水。

有齊季女

諸家以季女為拍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為古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昏義合。

甘棠

古說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晦庵雪山華谷並合。

行露

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从而訟，引列女傳為證。雪山曰：暴男侵貞女，女固可尚，男為何人？豈文王之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邪？合此二說，則詩序侵陵之說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耳。

德如羔羊

晦庵詩傳云：德如羔羊，一句衍說耳。折衷新說曰：大夫羔裘而居，德稱其服，亦如羔羊。尔燕當以詩傳為正。呂氏則以為如羔羊之詩，華谷主之取好賢如緇衣為證，然愚恐語昧不同。

標有梅

諸家皆以為天子之情，岷隱云：不我庶士，擇婿之詞，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三五在東

晦庵云星小而稀

不我以其後也悔

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勞也巳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時不必過為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為勝之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注序文野有死麋

雪山云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誼動貞女可知當是在野而貧者取獸於野包物以茅護明有犬皆鄉落氣象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古說謂平王為武王平者正也或曰即平王宜臼魯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蓋平王之孫嫁齊襄公晦庵並存其說

騶虞

毛氏以騶虞為義獸諸家並同晦庵詩傳亦從之此一說也

晦庵又於詩序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圃名也者圃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又一說也凡皆晦庵兼存之嚴華谷乃取月令七騶咸駕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為騶御與虞入而謂爾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愚按歐公之說甚明而晦庵特於詩序兼存之者以騶虞詩與麟趾相應麟為獸則騶虞亦當為獸故詩傳以毛說為主耳華谷析騶虞為二恐未安雖以禮記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為據以騶與虞兩者為備然云樂官備者以有騶有虞為官備也

拍舟

晦庵主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比華公後
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謂非婦人之
詩晦庵據列女傳以變毛氏華公又據孔叢子以變晦庵
按汎彼柏舟古註謂汎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
謂堅守之意且合依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諸家日月虧盈之說費力雪山云日月愈久愈微所謂但見
有不如也似平易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愚按詩
云洵美且異則洵為誠信之意岷隱近之

百爾君子四句

東萊說極極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穀華谷云谷風来自大公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
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暄暄其陰也皆喻其夫暴怒無
息且云舊說以谷風為生長之風習習為和小雅公風二章
維風及頰非和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
谷風為東風本不可曉特言之熟而不竟耳今嚴氏以谷字
尋意又以小雅之谷風為證似竟明白故錄之以俟知者然
習習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胡為乎泥中

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辱在塗泥是也古註以為二邑名李
迂仲以為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二邑之理合從諸家

旄立

雪山云立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名旄頭言

羽毛多

不暇有害

鄭曰暇過也。嚴曰婦衛未過有害也。何為而不可乎。張曰不大有害。愚按此說近人情。

北門

雪山云隨其所出之方。不必言背明向陰。

敦我

箋云敦猶投擲也。晦庵取之。蓋與王事適我相協。若以為厚則難說矣。釋文訓迫義亦相近。

北風

程氏謂非百姓携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詩記詩緝皆取之。然既亟只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也。見幾必於其初者也。恐合且依舊說。

靜女

本刺詩也。毛鄭因靜之名轉而指為賢女。李迂仲本歐陽公始以為男女相贈遺如溱洧死立之類。但云惟彤管難通。以左傳歌此詩取彤管焉。又似美事耳。晦庵詩傳華谷詩緝亦皆以為男女相贈遺之詩。貽我彤管。女贈男之物也。自牧歸美。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晦庵則於彤管云未詳何物。李氏謂古者針有管。樂亦有管。詩緝又據解頤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筆。未有用豪毛者。安得有官。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豪毛製筆。故自漢以來始有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於女史也。凡皆詩緝所援之說。如此亦足解李迂仲之疑矣。至於靜之為義。詩緝又援曹氏謂靜女仕族處幽閑者。今亦相約於城隅隱僻之地。似亦有此理。愚

意靜女其姝乃奔者自為相稱美之辭。豈必泥此而謂其真有貞靜之德哉。

蓬除戚施

雪山云蓬除今龜曾戚施今駝背

及壽

折衷新說與李氏云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此固至論也。然愚意壽竊節先往真欲代兄之死卒之兄亦往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罪壽壽重不幸所謂求全之毀哉。

鄭

鬢彼兩髦

自古皆謂指共伯。共伯為衛武公所殺而共姜不嫁也。折衷疑武公賢君未必有弑奪之事。史記未可據。東萊辨此事計武公立時已四十餘則共伯兄也。年又加長兩髦者子事父

母之飾小斂則脫之。史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安得猶謂鬢彼兩髦。以是知武公未嘗有弑奪之事。華谷謂兩髦之制男角女羈。今共姜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鬢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實我發居之容儀。至死誓無他心。以此告於母耳。

紕祥

諸家皆以紕為去祥為暑氣。謂縹緜能去暑氣也。惟晦庵詩傳以紕祥為縛束之意。謂以展衣家縹緜而為之。紕祥所以自斂筋也。愚意縹緜何嘗能去暑。特以暑熱宜此輕疎之衣耳。紕字從糸非從水之泚也。何所見而訓紕為去祥。字從衣非煩暑之煩也。何所見而訓祥為暑。夫子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尚不欲其露肌膚。况婦人乎。晦庵以紕祥為斂筋。其得之矣。

桑中

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間濮上為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為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華谷詩緝言人人同獨東萊呂氏力辨此為雅音謂寧有編鄭衛樂曲之理其意以為雅樂祭祀朝聘之所用而夫子自衛反魯雅頌各得其所也然風之用於燕饗者惟二南而列國變風未嘗被之樂也夫子所謂正者雅頌而未嘗言及變風也此詩明為衛之詩詩之名明以為桑中詩之辭明言淫奔後世安得反為之諱而指以為雅音也古人採民風傷世變故錄之云爾

景山與京

古注謂景大也諸家皆從之晦庵傳以景為日影以既景乃罔為塗然恐語法不類也合從衆

匪直也人

此語難曉惟晦庵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所蓄馬亦已至於三千矣文義方通華谷云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於駟牝三千養於上下文允協

衛

重較

車中俯而憑處為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為較故曰重較呂和叔云

永矢弗設

程以為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今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設者不忘此樂也

碩人

只是形容而意自見詩緝以為比喻恐拘此詩當從朱傳

氓

此序云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蓋據此詩有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之語也華谷言詩云二歲為婦是三歲而即相棄所云老使我怨者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暴矣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其說似得詩人之意愚按以我賄迂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此婦人一時為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合不以正婦遂復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竹竿

此篇亦詩緝得之但駕言出遊之駕當從衆說為乘舟詩緝以為駕車則與上文不協

能不我甲

毛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親狎安自

尊大而已似得詩意程朱諸家以甲為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須展轉恐且合從毛呂之說為徑諸家諱言狎者以狎為不美字然此非襲狎之狎乃親狎之狎正謂惠公驕傲而言不當以文害辭

有狐

綏綏毛以為匹行貌朱反之以為獨行求匹貌李迂仲祖毛說云狐尚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以綏綏為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為安閑言其善狀耳然熱詩人托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愛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為婦人欲嫁之辭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尔亦竟優游得詩人之意在湛之屬傳謂深可厲之厲恐不若王氏謂岸近危曰厲

木瓜

議者律齊威以專封之罪李迂仲載劉內翰之言曰專封者天子黜之諸侯封之則為專封若戎人滅衛威公救之亦謂者之所當為也謂之小惠亦不可也愚按管仲處世變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莫大焉故夫子許之其後孟子闢之者蓋勸時君以行王為萬世立訓耳自春秋而降唯漢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惟諸葛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至我藝祖雖湯武未可比矣若管仲之可議者聖賢寧不為而仲則苟於為之耳管仲救世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救衛為小惠且罪其專封耶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古注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均平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記詩經皆從之晦庵傳獨從古注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故曰懷哉懷哉曷月子還歸哉蓋若如衆說以為怨諸侯不戍申即與下文懷哉不貫晦庵其亦味之矣

尚寐無吡

古注吡動也蓋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吡無寤無聰付世乱於不知耳近世釋以為欲死者過也

采芻

晦庵謂此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者自嘆之辭雪山謂棄與他人或出繼其旁族者華谷云舊說平王以他人之父為父者非也

采芻

古以為采葛去君側故懼諛特采葛非人臣之事於事情未通惟歐陽氏以積少成多為聽諛之喻而李氏取之晦庵傳以為淫奔者托以行然亦意之之辭至詩傳折衷載晦庵新說仍以采葛此聽諛愚按晉風采芣之詩亦以比聽諛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說

大車穀則異室一章

晦庵傳以為畏其大夫之辭於義為正詩記詩緝段氏集解皆從古說以為能使男女有別者恐迂蓋與前章畏子不奔之意不類

彼留子嗟

古以留為氏或以為滯留之留合兩存之以俟知者

鄭

善善

黃云父子相繼積善有素朱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二說不同學者更詳然竊意序謂明善善之功本不成文一說亦就其文而意之爾

獻于公所

晦庵以公為莊公華谷遂以為叔段在鄭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強恣于外未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檀袂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是退守人且之分安得言相陵邪岷隱曰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間暇知暴虎者非拍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公侯之公也段為京城之主其所寓即公所也此句恐合依岷隱說此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故詩曰叔于田安得改釋為莊公之田而叔從之以暴虎耶

狡童

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謂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嚴華谷曰忽以世子為鄭君不得日以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晦庵則謂忽之辭皆未為不正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兮狡童四詩皆非刺忽九皆公議不惑於繼序講師之說者也

齊

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雞聲晦庵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為真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為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荒淫鷄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尔一以為賢妃之言一以為

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聯貫

東方之日

諸家皆以日為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為近事情

魏

慘慘女手可以縫裳

古說謂女嫁二月朝見方執婦功女者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裳是為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提古說亦以為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為大人云大人之儀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為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為未然雪山云今細民草屨不問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朝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可縫下裳此詩言婚嫁太速使夫力婦功以濟其家而不虛度所以為福

而可刺也。岷隱云：謂葛屨可以履霜，不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織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為刺也。華公云：男子葛屨履霜，祈寒奔走而不休，未嫁女出為人縫裳，而利其傭資，皆急於趨利也。愚按詩本文但言女手，而毛鄭指為已嫁未廟見之女，若以為富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反馬者，則必無縫裳之事，必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為民間之女，亦安得盡拘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揆之人情，似未允合。今三家之說如此，故錄之以俟來者。

園有桃其實之肴

毛以為喻國有民得其力，是特釋序文，不能用其民之語。時中未見此意，鄭以為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則天下無此理也。惟晦庵不以為比喻，而以為託興詩意，不過如此而已。

碩鼠

鄭箋以碩鼠為斥其君，非矣。華谷以為指聚斂之臣，又不若。晦庵謂託言大鼠害人而去之，尤平易也。

唐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說謂叔叔將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嚴華谷云：自叔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蓋反詩以見意，故泚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言有命者，迫切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也。如此良人何。

詩傳云：如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至也。張橫渠曰：言國亂不得見也。二說相反，蓋詩傳去序而言也。要之既曰變

風合從張說東萊亦曰有感於男女失時故歎息而言
王事靡盬

盬字諸家皆訓不攻繳以盬與蟲字異義同但於靡字不曾
總說惟李迂仲云王事靡盬者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繳也意
方全

無衣

無衣之詩晉武公篡逆而賂周釐王以成其奸者也詩序以
為美晉武公俗儒遂因為之曲說其所以黨惡右奸開後世
亂臣賊子之明甚矣惟朱文公之辨曰序以為美失其旨矣
且武公弑君篡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
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於白晝大都
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賊餌貪更以求私有其重
寶而免於刑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奸誨

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嗚呼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之綱常矣
世有為朱文公詩傳折衷者乃點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
篡逆之人徼求命服要君無上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
孔子錄焉何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僭竊禮樂何所不至非
復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能推明諸侯之命服出於上
則安是不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為
天下後世法也嗚呼使此言果出於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
何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凡集詩解者亦無不
獨載新說而盡點前說正論湮微世俗驚憚乃如此至嚴華
谷則併新舊說不載而自為之辨曰潘父弑昭侯迎栢叔晉
兵攻栢叔而立孝侯是栢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曲沃莊伯
弑孝侯晉人又攻莊伯立孝侯之子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
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之子哀侯

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之子為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殺小子侯晉復立哀侯之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為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於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請於王而請命於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戍其主帥而代之而坐邀旌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為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愚按華谷之辨論雖不若文公之激烈而事情則悉矣大夫為之謀而大夫自以為美此黨賊者奸謀也彼自以為美天下萬世不當以為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岷隱得之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躡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三味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肯甘心輸情於周周王之受賂止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為美也哉嗚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反為亂臣賊子弑君篡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論淪染而不知非是則重可痛也已

載檢歌驕

諸家皆以為田。大名長喙曰檢短喙曰歌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為田畢而遊園載檢於轎車以歌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矜其車甲

晦庵曰：西戎者秦木共戴天之讎也。秦人所以樂為之用，戴岷隱曰：襄公志在復讎，婦人閔其君子無怨詞焉。段氏昌武曰：孔曰襄公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龍盾之合。

傳曰：合而載之必載二者，備破毀也。愚按盾者，今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足為衛。沫防其破毀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

權輿

權輿釋文曰：始也。詩：維新。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陳

宛丘

古說四方高中，中央下曰宛丘。郭氏謂中央隆起，與古說背馳。王雪山云：如此恐是宛轉之狀，補傳以為地名。愚按：旁高中下則於登遊眺望非便。今陳國於此聚遊，恐郭說為是。而俗因其宛轉之狀以名其地也。欤。

子之湯兮

湯他浪反，為是蓋堂字去聲。至今俗亦有浪湯之說。與下文上字望字叶韻。○子字舊云斥幽公晦庵止，以為拍游蕩者得之。

市井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稱市井。

穀旦于差

古說穀吉也。差擇也。言擇吉日也。竊意其未然。蓋此詩指娭
娭市井而言。世未有擇吉日而後游市井也。果擇吉日當曰
差于穀旦。今曰穀旦于差。語倒不成文矣。謹按差字有數義。
易差之。豪釐差之言。舛也。孟子愛無差等。差之言等也。詩既
差我馬。差之言擇也。莊子自差觀之。又曰差數觀矣。差之言
觀也。此詩刺游蕩者也。與下章穀旦于逝。詞義一同。穀旦者
如後世言良辰美景之良辰也。穀旦于差。穀旦于逝。約以良
辰而往遊觀也。疏以穀旦謂無陰雲風雨。蓋近之也。必如此
說。然後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兩句意聯。

檜

樂子之無知

晦庵詩傳以子指長楚。言草木無知也。然下章樂子之無知。

無家忍難指長楚。東萊曰。所謂赤子之心也。未有知識。未有
室家之時也。此意得之。以此知詩不可盡去序說也。

匪風發兮一章

古說謂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周道指周之政
令。王雪山謂風中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此言非風之飄
忽。非車之疾驅。而使我心不安。但顧趨周之路。而傷心。爾晦
庵詩傳之說同。

曹

蟬

蟬。朝生而暮死。岷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於土中。朝出而
暮死。喻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掘

說謂掘地而出。并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

時常談如此捫闕挑撥貌

不遂其媾

張橫渠以遂為稱以媾為寵不稱其恩寵也晦庵同合從此說與上章不稱其服相應

下泉

古說皆謂寒泉而浸根蕭著為喻今陰雨而膏黍苗為喻古嚴華谷曰田野荒蕪所見惟根秀蕭著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穀熟而風雨時亢亢然盛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為伯以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其說不必比喻而氣象寬平矣然未及冽彼下泉之義也王雪山曰根蕭著皆陸草陸草畏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水漲因思盛時上有明王下有郇伯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愚按雪山上下序言詩多無歸宿而此說頗近人情故錄之以輔前說

情故錄之以輔前說

函

周公遭變

鄭氏謂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愚按注傳周公無避去之事而此時周家亦未有東都已於金縢書附其說矣晦庵詩傳載黃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搜公劉所以治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是未居東也此亦足證鄭說之非

之一日二之日

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為周正函風先公之事周末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去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二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

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蓋主於陽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一
之日至四之日皆以陽長而言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岷隱曰此詩二言公子獨以同歸為女公子亦恐不然癡女
子觀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想念也雪山曰公
子適野隨其後而還也凡皆嫌於以公子為女耳晦庵曰公
子適公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聚於國中而連姻公室者亦
無不力於蚕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
遠其父母為悲也此說不以公子為女公子矣然於同字之
意差緩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此說最平易
近人情似不必過求

猗彼女桑

毛云角而束之曰猗孔以左傳音人角之諸戎猗之為證愚

按猗角之猗從才猗彼女桑之猗從才字義皆不同猗倚也
就桑而取其葉不斬其條朱說為豈相女桑朱云小桑嚴云小
者曰女如小墻亦曰女墻然則前一云桑桑拍桑葉之小者此
云女桑拍桑樹之小者

墮籜

注籜落也然則與墮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葉為籜

改歲

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岷隱曰十一
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於子故謂之改
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
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為寒
瑾之計非必謂塞瑾之時為改歲之時也

納禾稼

雪山併納之凌陰皆以為納之公家云幽人遇事先公後私愚按此說不與衆同姑錄之

書爾干茅宵爾索綯

程曰綯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公謂茅不可索綯畫取茅草將以蓋屋宵作索綯將以縛屋蓋指田廬言之為明年又播百穀之地

豳風豳雅豳頌

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為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周禮籥章逆暑迎寒獻豳詩祈年于田祖獻豳雅祭蜡則獻豳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為三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鍾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筮師獻笙笙填籥籥簫篪篪管春牘應雅九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既瞭播鼗擊頌聲笙磬九四器以頌器之

聲合籥也九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九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至晦菴則有二說一說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詩詩於今為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為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以為豳若如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頌則豳乃先公方自奮於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耶惟前一說謂吹豳之聲可雅可頌為得之而其詳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東山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山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諸儒以為居東二年暨歸則三年矣鄭氏獨以

為其初居東二年避流言於東都也。其後東征三年定三監淮夷之亂也。愚按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是即東征之役也。若止避地，何云罪人斯得耶？必如鄭說居東避地者二年，其往來已及三年，既歸而後三監叛，既叛而後出東征，又復三年如此，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間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於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作樂耶？

伐柯九戩

晦庵以伐柯為東人喜見周公之辭，九戩為東人願留周公之辭，東人終始之情如此，而朝廷之不知在其中矣。諸家因朝廷不知之語，謂伐柯之籩豆為朝廷當待公，以此禮謂九戩之衮衣，朝廷當被公，以此服然迎公之禮，豈在籩豆而衮衣固周公之所素被者也。前未嘗有褫衮安用以為迎耶？

鹿鳴之什

燕群臣嘉賓

嚴曰：儀禮注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也。故序以群臣嘉賓兼言之。朱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視民不怵

諸家本鄭氏皆以視為示。曹氏曰：視民與視民如傷同義。嚴曰：其視民則不薄之，此說免改視為示而理自明。

周道倭遲不遑將父

當如毛氏云：岐周之道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為養。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

戴云：苦而易敗，謂之盬。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皇皇者華

華合從孔疏為草木之華蓋起興也

周文容評

歐陽曰周徧也雪山晦庵華谷並同

醴酒

毛氏云以筐曰醴以數曰涓皆去其糟之具耳近世引春秋傳無以縮酒然祭祀用茅與此釀酒用茅者不同宜詳

小人所腓

朱傳云腓猶比也又云隨動吳伯豐嘗奉以問先生曰腓為先足而動不當引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比之二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所腓為比先生答曰兩說誠不合當刪去愚按朱傳固不當兼收二說伯豐尤不當去隨動之說而存猶比之說也毛氏初釋腓字為避字正義又演其說曰避

患也李迂仲云以腓為避意不知何據諸家固無有從之說者也鄭氏知毛氏避之說難通也遂云腓當作比當作者蓋改腓為比非訓腓為比也改字乃鄭氏箋詩之大弊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為字訓耶若以腓為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為之言也字書腓者脛腓易之咸艮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為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肚自先動者乎足者人人之所有豈必稽之古書而後信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字變然爾亦不當援為比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傳止當獨留程說雖非大義所係姑因伯豐之辨記之

王命南仲

王與天子諸家皆以為指殷惟李迂仲云以王為殷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為文王則文王未嘗生時稱王此詩序為可疑

者也至晦庵去序說則意指為周王而未嘗明言所以非殷王者人若以為文王時詩恐且當以王命之王為殷王耳胡不旆旆

自東萊主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庵不以為然嘗答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戒嚴之日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蓋左傳建而不旆蓋言治兵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晦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繼旆曰旆旆以全帛為之續旆末為燕尾者名之為旆言言旆之本体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旆旆亦揚起也

魚麗

王雪山謂後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敵入其中者無有不著然則畱者曲薄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薄

周師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也為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

華黍六詩

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間以為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黃氏因之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喙七曲有聲無詞至晦庵云六詩曰笙曰案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詩記詩緝世所共用者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亡即無字也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生相和

而歌乎故亡為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詞而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存所言之義存耳愚謂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南有嘉魚之什之谷風之什

南有嘉魚

古說以嘉為魚名出丙亢王雪山曰出漢中沔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然不必泥其名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嚴曰下文樛木非木名則此嘉魚亦非魚名愚意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亢之魚也丙亢之魚飲乳泉而美亦未必元名嘉魚也自詩傳引丙亢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為嘉魚縣皆以其有經目託之為美談耳王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之也

翠翠山汕

諸家皆以為取魚之器雪山云翠胡郭反魚回幹水聲汕魚上水貌皆群行自得之意未知然否按說文亦以汕為魚游水兒雪山博亭必有據也

南山有臺

雪山云占國占家多即草木而觀周之草木氣象如此則人君聲華福祿豈有窮也

在宗載考

朱傳謂宗室為路寢之屬是也世或以為同姓之宗者因宗

字而誤爾

載沉載浮

載沉載浮者特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兒鄭乃以
為載物之浮者沉者蓋以舟不可言沉故曲為之辭載云泛
然不繫未有定止此說得之

采芑

毛以芑為菜朱以為即苦蕒菜而詩緝力主芑穀之說按李
氏云既謂之采則不直謂之載愚意其不以為菜而以為穀
者蓋疑行軍所仰不徒在芑菜而芑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
然詩人不過因芑芑而起興

鉦人伐鼓

伊川云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其義自明
近世混為一事遂多疑議

庭燎

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王雪山曰人君數
問夜亦非体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內執事者相為問答之
辭禮雞人夜嘒且以警百官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
戊相傳未明衛士起唱所謂雞鳴歌或是此曹戴岷隱曰夜
如何其非宣王之問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鷄和之聲知天
子之視朝問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董氏曰傳曰百官官箴
王缺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嚴氏曰宣王夜而起失於
太早詩人設為問答之辭今夜已何如乎乃夜未半也庭燎
已設而有光諸侯已皆來朝焉聲將然其是太早也所以箴
之愚按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不待人主親問而後知也
縱夜未央為人主所問則其後浸怠浸晚至於鄉晨是正人
主不問所致亦安得柏為人主親問若人主每每親問如初

則不至於嚮晨矣始勤不流為終怠矣此詩人自設為問答以形其漸不如初可知也○箴鍼針同說內則與義取鍼砭鶴鳴

此詩不明言所主毛鄭以為喻求賢且合從之雪山以為魚鶴園木皆賢者所退處而自樂者說亦有理若主誨之一字而隨事以明理則晦庵之說精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為責在位之公侯曰賢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說已為明白戴岷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為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至嚴氏以其與下文謹爾優游之爾字不歸一而不從其說今以爾為拍白駒去國之賢則有說有三晦庵曰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

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雪山曰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頌禱之辭愛賢之深也華谷曰已去而被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愚按三說後來者采近之而雪山為徑蓋謂今日去國之賢即前日之嘗為公侯者故皆以爾而指之庶與上下文相協但雪山謂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則來字為添似改逸豫無期為其來無期恐微有未安耳宜曰爾公也爾侯也今乃逸豫自適而無期于謹哉爾之優游勉哉爾之遁思惜賢者之去而又躄賢者之不容不去寄興悠遠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王雪山云二句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

辭耳

乃占我夢

嚴氏謂皆頌禱設為之言非真有是夢

載弄之瓦

古說瓦紡磚也今所見紡無用磚者而瓦亦與磚為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尔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歎

考牧

嚴云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

蝮蛉有子螺贏負之

蝮蛉青虫螺贏蠃蝮蛉土口說皆謂螺贏負蝮蛉之子為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楊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順

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螺贏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蝮蛉之身以育之其蝮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蝮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為螺贏之形穴竅而出非螺贏以蝮蛉之子為子也愚戊辰考試省闈聞同官宮教台州董華翁云螺贏負蝮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雞抱子暖之而使生然其子即螺贏之子非以蝮蛉之子為子詩之說得之揚子雲則失之耳時有監簿永嘉戴侗聞其說亦云嘗親見蠃蝮負蝮蛉入筆管有兩蠃蝮互飛而共管之初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蝮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於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於物理

谷風

古說以谷風為東風嚴氏方以為大谷之風後章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古說皆於序文不得終養父母上文意恐不過睹蓼莪之生
意而興感耳

小東大東

古說謂小大皆取之於東晦庵獨以為東方小大之國華公
從之於文義為長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山有嘉卉為栗為梅我反廢為殘賊莫知其罪感卉木之得
所而已不如也

滔滔江漢

滔滔江漢尚足為南國之綱紀盡卒以仕而上之人曾莫我
有是上之人不能宗主綱紀乎我而興感也

我從事獨賢

賢猶多也雪山曰言其勞獨出於人也

無將大車

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
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此亦行役勞苦而憂
思者愚按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蓋世有將三軍之說矣
安有將小人者哉况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
詳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

諸家多謂今日楚茨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藝黍稷之地蓋主
序文傷今思古之說也然此詩與信南山等篇始終皆稱美
豐登祭祀之盛無一豪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
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也治世之音亂世之音豈能
掩於言辭之間哉毛曰抽除也鄭曰代除茨棘以樹黍稷也

雪山曰拔除茨棘而藝黍稷岷隱曰去茨棘而藝黍稷合此五家之說觀之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篇首二語非傷今矣愚按若如諸家以抽為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滑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日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毛鄭五家之說為優

疆場有瓜是剝是漚獻之皇祖

華谷曰郊特牲天子植瓜華不斂藏之種是不稅瓜於民也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愚意古者公私之田一井天子植瓜亦必借民之力亦必於疆場而植之作詩者但序其瓜之所從出不必以稅民為疑也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毛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十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雪山謂孔氏言九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率盈數且叶韻耳愚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為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為一事而各為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矣晦庵又以此詩為士大夫食祿采邑者之數未知采邑可有萬畝之收否晦庵又以篇末萬壽無疆為上祝下恐合且依古注以為民祝君也然自楚茨至甫田大田諸詩古說皆以為刺晦庵皆不以為刺三味經文實無感傷之意晦庵之說為長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按詩此本迎新昏之辭而詩序以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

也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也此言親迎者之迎新昏也高山在望則仰之大路在前則行之于以駕四牡之駢駢振六轡之如琴由斯塗用斯礼以親迎云耳特述行道之所見而非有他義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為嚮往而興起氣象廣大使人拱挹不盡固所謂善言詩者也唐明皇因表記嚮往興起之義其序孝經遂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二實字為人心嚮往之虛字表記善於言詩而明皇不善於讀表記矣後出緣此遂有景慕之說是不以景為大也音釋者又或以行作去聲是不以行為路也皆始於明皇之誤非經旨矣

魚藻之什

魚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物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為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尔至嚴華谷方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為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為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說者自為巧語而文致之讀者謹勿悅其新奇也雪山曰治世乱世辭意氣象自可見如下篇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為刺

采菽

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言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子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尔說者乃謂采菽以待燕賜曲生技節意味愈短此最讀詩之病姑卒其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巴斯亡

古說以爵為爵祿或以下民無爵祿之可爭也又以民為人
之通稱華谷主錢氏之說以爵為酒爵云民之相怨各執一
偏或因盃酒失歡至亡其身詩蓋為持平之說以解之也愚
按此說稍平易

黍苗

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為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庵
之去序耶若下篇隰桑則詩中真有思見君子之意序非自
為之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
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
天地清氣之合倘無翳隔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
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

露非雨露之露

絲蠻黃鳥止于立隅

詩傳謂絲蠻之黃鳥自言止于立隅而不能前恐不若諸家
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有豕白蹄丞涉波矣

古說皆以為將雨之證而未有明言其所以為雨之證者王
雪山云豕江豚也猪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
出則雨兆月近畢亦雨兆此說蓋考將雨之證也嚴華谷祖
張子之說以為豕性負塗雖有白蹄而不見今見豕白蹄群
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蹄濯其塗而見白停潦尚多
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天又將雨矣其說甚工然非以為將
雨之候也

文王之什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愚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為理精語索獨此二句之說於上下文語脈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天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脈相生而其間條流次第絲豪不紊今若曰文王之敬如此而天命集焉是上之第二句與中之第一句跨涉而取義也又曰以商之孫子觀之可見是中之第二句與下之四句亦跨涉取義也且云觀之則可見又似添語補足而本文未必有此意也更在孝者詳之若華谷以有商孫子臣有商家之孫子則鑿耳

永言配命

傳云配合也命天理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嚴云配謂王者與天為配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按嚴說於經文為近

上天之載

新定邵氏禮記解曰載字訓詁不同說詩者曰載事也釋中庸者音裁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毛傳謂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晦庵傳謂明明德之著赫赫命之著愚按此詩至中間方說文王亦嚴氏云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故首二句且先泛言天人相與可畏之理味其次序當從嚴說

造舟為梁

造七報反言造詣以舟代梁之地也。晦庵以造訓作徐氏元有此音謂作舟為梁也。文王之親迎其造詣已成之舟其造作新舟固不可考。毛氏因謂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則曲說也。舟所以濟險無時不設豈特為親迎設也。地險不同舟隨宜而為之制豈為尊卑而立等差也。親迎而涉津渡符偶然耳豈必一一親迎于津渡而立為舟梁之定制也。

陶復陶穴

古謂陶為窰復為重複之窰穴為陶其壤而穴之言土室也。蓋謂古公亶父居於窰窰上室之中如此愚按窰窰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王雪山曰陶今之士塹也以陶為蓋於其上謂之復以陶為其於其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塹為

居以戴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家而陶瓦也。二者視古說不同而稍近人情。見岷隱之說為尤近。榛樵濟濟

國語引此詩止言盛世氣象

求福不回

古說回者邪也。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始也。人生乎居何嘗不正不宜。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即為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探一有回轉即入於邪不可復返。自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孝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謂姜嫄履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如晦庵東

萊皆從之惟歐陽公嘗斥其誕至華谷復力主歐陽之說然如諸儒之說姜嫄正因履巨迹而主子而驚異之也是以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冰是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裡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於上下經文皆協今華谷力排履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為神異而亦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裡祀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不通矣蓋不難產正可言獲神之祐豈反以此疑天之不康裡祀耶不難產正人情之所喜豈反以為怪而棄其子耶難產者偶然不難產者皆是也豈獨后稷而異之耶且無災無害特詩人形容后稷始生之一事此詩豈專為不難產而作耶

有相之道

鄭曰若有神助此語未為怪也諸家乃多不從之不知詩人

形容鋪張設為之辭如降神降種之類多矣此乃詩人之辭繼今時亦然今恐其涉怪止以去章為相助此乃農人之常耳豈所以誇后稷

實發實秀

發者苗之長盛秀者苗之吐華

即有邵家室

古註謂邵為稷之母家先儒疑邵必自有其君或絕亡或他徙李迂仲曰此皆臆說無所考據今據此詩后稷封於邵其事甚明若以邵為稷之母家則未之敢信愚按李之說是矣然意先儒之為此說者以詩有即之語即者就也故以為就封為母家不知即乃遽然驟得之義稷乃始封故云爾

以祈黃耆

晦庵以為祝壽的矣諸家尚因繼亭以為乞言俗見傳染之

難回如此

令終

言善終如始者是言。考終命者非

公尸

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為卿大夫者為尸。故云公尸。見孔氏禮記疏

假樂

諸家以六句為章。岷隱華谷四句為章。文義甚順

洞酌

晦庵云行潦尚可饒饒豈弟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此起與也。詩之本旨也。九謂薄物可以格神由厚德可以厚民者本繼序之說也

卷阿豈弟君子

晦庵諸家皆以君子為指王嚴氏破其說謂若以指王則於來游來歌說不通然晦庵意召公從成王游歌而叙其事則亦未嘗不通也。此詩第五章有馮有翼方引入用賢之意第七章藹藹王多吉士方明叙用賢之事古人作文次叙不可誣也

戎雖小子

晦庵以戎為指同列雪山以小子為名少年合二說方補蕩之什

鬼方

古說鬼方遠夷也不知何方。雪山謂楚俗多鬼指楚也。易言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即荆楚可知矣

維德之隅

毛曰隅廉也。蓋矜持修飭即此德之方正形見者自鄭氏取

譬於宮室有由外知內之說諸家始多費辭晦庵止云隅廉
角也視毛說尤精明

寧為荼毒

諸說皆云安為荼毒惟詩緝云民苦於虐政欲其亂亡故寧
為荼毒而不之郵愚按經文自明白因訓寧為安而多事今
詩緝得之

征以中垢

此句本難曉詩緝云良人本為善彼不順者攻以內行污垢
之事於文義亦通

靡有孑遺

諸家皆注說文以孑為無右臂之兒恐不若徑以孑訓獨蓋
經又但云無後孑然而獨遺者耳

無不能止

此句極難曉毛曰言無止不能也李曰未嘗以不能之故而
不敬也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朱曰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
不為也嚴曰言母謂不能而止不能也然於本文終未曉然
或疑此言歷章群臣盡力救旱故於章末結之云靡人之不
周盡矣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過其旱勢者不知上天云
何而不感格也未知然否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舊說皆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故嶽神祐之既生穆王時
之甫侯又生今日之申伯以申甫皆姜姓也詩緝非其說謂
時不過設為神異之辭以形容仲山甫申伯之生此詩本為
申伯作而借山甫以大申伯也豈有遠取周室始衰之甫侯
以匹中興之申伯耶此說竟於詩意寬平

往近王舅

近鄭音記諸家從之王雪山獨云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云
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審如此說則近
當如字讀不必改音記矣

昭假于下

朱云昭假于上天而監在下巖云有周之德昭明假至於下
愚按主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似不必增字為說本
文極明白矣

衮職有缺

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云衮雖三公可
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或有缺惟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
此言衮者人臣之極常缺之而不服惟仲山甫加賜而得之
是常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此說有據而理通說詩者未有
此故錄之

績濟回過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獨雪山云靖夷寂寞
也以為佳語者非

周頌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三句言天文王之德之純以
下始言文王中庸以於乎不顯屬之文王蓋亦斷章取義

彼祖矣

詩意似不過謂太王文王雖已往而流風善政猶存耳鄭氏
以彼為指萬民已竟多事晦庵又以下句之岐字綴彼祖矣
共四字為句而云彼祖矣岐恐無闕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
云彼祖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祖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古注以成王為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為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歐陽公亦云以為成王誦則文理易通凡二說在學者詳之

維天其右之

晦庵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然諸家皆本古說以為右助此亦非大義所係且合從衆

維

序以為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為文王或以為武王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晦庵亦以為左右之右云尊也按

古注亦以為右助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於用為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非古義也

陟降庭止

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為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酌

晦庵與諸家多謂酌即舞勺之勺也嚴華谷破其說謂勺者成王之樂若酌頌果為勺舞之勺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章矣愚甲午歲游孝姚江試時純熙矣至載用有嗣五句題以載用有嗣為成王主司湛太博得之大喜以冠諸經此時愚方弱冠未考經書但據尚書成王四征弗庭與方行天下等語因謂成王初年天下猶未定未嘗不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故創為此說耳乃今考開

諸家經解如晦庵則曰後人寵受此王者矯矯之造亦惟武
王之事是師如雪山則曰遵養時晦謂文王也我能受之謂
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當時偶然之鄙說乃與暗合竊
意此詩正為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也上文養時晦
用大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
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此其所以為酌而序所謂酌先
祖之道者也華谷謂非成王之勺豈未細考欤讀讀者更詳之
魚頌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愚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於經者
九五十四年使行父壽踰七十計其在文公時年方弱冠僖
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治事僖公而為之請命于周若
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於經恐亦未必追事僖公也且序

之為此說者以魯有頌為僭而行父魯名臣也謂其宜請
於周則曾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於郊矣明堂位言成王賜
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審如此說亦未必使之
郊天行天子之事也况呂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於平王而
史角往魯呂覽作於秦明堂位作於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
之事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
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
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媿反
以郊為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頌之為僭何異放飯流
蠶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
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耳郊僭也不
以為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為僭而請之乎且此詩作於誰
而請之也謂作於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於臣子臣

子不應專達於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

劉元城嘗言我藝祖不事虛文至太宗朝方用兵河東羣臣已作詩歌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僅嘗從齊威公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於齊明年乃得歸可羞之甚者也魯臣反作詩歌以誇大其功雖曰祈願之辭然亦此魯之所以不競歟

商頌

湯孫

諸儒皆以湯孫為指時王之土祭者岷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為商世之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後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後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祀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

人初無後世之嫌直以契合神心而已

駿厓

古說駿大也厓厚也是曰為下國大厚於文義既不通於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謂齊詩作駿駮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為下國綴旒喻也為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為下國駿厓亦喻也為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以為喻則旒旒亦何足為喻螽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詩人託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14